

◎李树生

## 农民，您是大地上的诗人

您，早出晚归  
总是用勤劳播种春天  
用汗水挥洒希望  
田野上书写着灿烂风光

您，巧妙构思  
您就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 
大地上那一畦畦一行行绿色的庄稼  
就是您大手笔下精彩诗行

您，精心设计  
总是用汗水来分句  
演奏着季节分段的乐章  
夏有麦子秋有稻四季果蔬飘香

您，苦思冥想  
除草打药浇水施肥  
您那是在修改病句  
阳光雨露来润色扮靓

大地就是您的书桌  
万物都是您的书稿  
一季季阅读一天天写下  
您谱写出一回回精彩华章

农民，我的好兄弟  
田字格上花蕾绽放  
您辛勤的付出  
收获的总是那沉甸甸的田园芬芳

◎泥人

## 艾

青葱女子  
行走在六月的山坡  
腰挂香囊  
怀揣济世之情

青罗素面  
却内气沉敛  
指尖逼出的香气  
弥漫岁月

清朗的日子  
斜依时光的门楣  
守护节气里的乡情  
百毒不侵

二

一身洗白了的衣襟  
难掩你的青春  
田间地头 或是坡畔林下  
守着一份沉香  
像清贫日子里一个小小的欢快  
那么令人陶醉  
值得回味

五月初五  
热情生长的日子  
以节气为媒  
把自己嫁给农历之子

## 父亲与茶

◎夏学军

补而敦厚。  
父亲语气里透着得意地说：“这茶可不好搞啊！”似乎那不是一罐茶，而是难得的宝贝。那是一罐普普通通的桂花茶，因为在我们这里很难遇见，即使遇见也不舍得买的，是父亲这次外调的意外收获。我凑过去仔细看，黑不溜丢的茶叶里零星有几颗米粒似的桂花，不过闻起来的确清香。

自从有了这桂花茶，父亲喝茶的时候才终于有了一点仪式感。父亲说好茶要慢慢品——其实是舍不得喝。心情好的时候，拿出那个小玻璃杯子，捏几颗茶叶进去，开水一泡，一股淡淡的清香飘然而出。端起杯子，父亲闭上眼睛轻摇几下头，陶醉在茶香里。再高兴一点，父亲就拉起那架手风琴，宛转悠扬的琴声令整个晚上都蒙上了诗意。

## “阳羨”雪芽紫砂壶

◎闵强荣

指岭上那片茶树说：此处绿茶长势最佳，上周已采过一茬，近几天春雨给力，今天又雨后初霁，茶嫩芽长势喜人。新茶好像孩童，不仅长得快，而且最敏感，色，香，味都会因天气变化而变化。

下山后我们一行茶庄落座，主人以紫砂壶载茶饕客。首先打头阵的是“阳羨雪芽”。此茶叶大肉厚，上有微微白芒，宛如细雪薄覆。汤入盏中，其色倩碧入口清新甘冽。阳羨乃宜兴在秦汉年间的地名，延至晋代后改称义兴。到了宋代又为了避太宗赵光义之讳，又再次更名宜兴。苏东坡到此道：“吾来阳羨，如惬平生之欲”，言之不足复填词谓“买田阳羨吾将老，从初只为溪山好”。

饮罢阳羨雪芽，“紫笋”亦不能不尝。此茶因色偏紫，形若笋而得名，汤色湛青人

当家里来了客人，父亲的桂花茶就成了最好的待客之物。招呼客人坐下后，父亲兴冲冲地洗杯子泡茶，殷勤地倒上，然后紧盯客人眼睛问“怎么样？”那口气分明是自己就先给茶“点赞”呢！客人也是配合，轻轻抿一口，然后作陶醉状：“嗯嗯，好茶好茶！”父亲就得意极了，随口念到“芝兰之气，齿颊留香”。

那时候我还小，体会不到为何一杯好茶就让父亲如此满足，不论贵贱都喝得兴致盎然。长大后明白这和小时候一颗奶糖能让我破涕为笑是一样的感受。在父亲看来，住寡淡的白开水里投入一捏茶，仿佛是生活里的甜味剂，清苦的日子也远胜过锦衣玉食了，即使依然有苦涩，也能品尝出一种人生况味吧。

口温润，且有敦厚之美和堂正之象；宜兴产茶始于汉，盛于唐。皆仰仗茶圣陆羽鉴茶之力。他在《茶经》中写道：“紫为贵，笋为重”，指的就是此茶。

紫砂壶，光华潜蕴，雅致润泽，被称为“紫玉金沙茶具之首”。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，博大精深，被誉为华夏文明之奇葩。宜兴紫砂茶具举世闻名，千百年以来人们在丁蜀，川埠等地紫砂壶海洋里徜徉，只是壶的品种太多，造型各异尤其是价格千差万别，陪同我们的宜兴商会的刘先生对我们说：“对你们而言，壶之为器，毕竟重在使用，工艺次之更考虑到使用难免有损，所以不必追求名贵”。好壶不是口说浪得虚名，而是平常使用中才能得来。想来行家所言不谬也。



## 母亲的“情书”

◎孙允伏

我的启蒙老师。

母亲因为吃了没有上学的苦头，所以特别重视读书，在我刚刚六虚岁的时候，母亲就把我送去上一年级了。当时农村没有幼儿园，孩子到了读书年龄就直接上小学。但是，多数人家孩子上不起学，为了省钱，大多要等到孩子十几岁才给上学，上到三年级或是最多小学毕业就可以回家干活了。

在我没有上学之前，我记得，母亲给我写信，都是请人代笔的。本家有一位识文断字的二叔，二叔经常帮村上乡邻写信，也是帮母亲写信的人。当时集市上邮局门口也有代笔写信的，不知道母亲是否花钱请人写过。

大概从三年级开始，父亲来信，母亲就叫我读给她听，偶尔有我不认识的字，母亲说：“你往下读，我懂得。”

母亲看我能够胜任读信，就开始叫我帮她写信。我当然也乐意，因为以前二叔写信、念信我都在旁边听着，感觉心里有底。

我给父亲写的第一封信是在深秋。记得那个晚上，我和母亲围坐在煤油灯书桌前，我拿着笔，铺开信纸，作出一副认真的样子。母亲说：“天气渐渐凉了，你要添加衣服，不要冻着。吃饭不要太节省，你的身体要紧。家里的钱够用，再过一个月，家里的猪仔就能出圈了，等卖了猪钱，留着交生产队里透支钱，剩下的留着过年和孩子交学费。我和孩

子都很好，咱妈的身体也很好，你放心。我的胃病今年到现在都没有犯，你就安心工作吧！”

煤油灯的光晕里闪耀着母亲年轻的光芒，我把母亲的心事一字不漏地记录下来。结尾的署名也是母亲的名字。

每次我和母亲把信件投进那绿色的邮箱后，接下来的日子就是盼望父亲回信，盼望父亲寄钱来，盼望一身绿装的邮递员骑着那绿色的自行车飞进村庄。说也奇怪，只要听到我家门前大树上喜鹊叽叽喳喳的叫声，接下来就会听到邮递员的“叮铃铃”自行车铃声，再接下来就能听到有人喊我母亲的名字，或是喊：“拿私章来”。

在一个月一封信中，我逐渐找到了写信的规律，也慢慢懂得了母亲的心思。后来，我开始用我的口气来写信，称呼改成“爸爸”，除了“录音”母亲的话语，我开始加上一些母亲没有说出口的语言，每次写到最后，我都要加上一句“我们全家都很想念您！”

来年春天，我升入四年级了（那时候都是寒假之后开始新的学年），我的写信水平也跟着我读书的升级而升级，语言表达力如同春天的树苗突然长高一截。信写得越来越进步了，母亲说一句话，我可以在信纸上写三句话甚至是五句话，每次都要写完两张信纸才满意。

父亲那边仍然是请人读信，请人代笔回

信，称呼依然是“淑珍”（我母亲的名字），落款依旧是父亲的名字。内容依旧是那老套的几句话：“淑珍！见字如面！家里一切都好吗？我把母亲的支钱没有，我一开工资就给你寄去。你和孩子怎么样？你的胃病怎么样了？天气渐渐暖和，胃病有没有好转，我上次给你带去的偏方草药，你要记得吃。不要不相信民间郎中，不是说偏方治百病吗？你一定要吃。咱妈的身体还那样硬朗吗？老寒腿今年没有犯吧？你在家又要出工干农活，又要照顾老人和小孩，全靠你了……”

父亲为了母亲的胃病，不知道被江湖郎中骗过多少次，也不知道被母亲埋怨过多少回。但是，父亲“屡犯不改”，尽管那点工资不知道要掰成多少瓣，但是父亲到处寻医问药来治母亲的胃病初心不改。

我的回信其实也好写，首先一回答父亲的问题，然后就是把母亲交代的内容尽情表达。这样的一年练笔，加上我喜欢看书，我的语文老师常常在作文课上读我的作文。有一次，父亲探亲回家告诉母亲说：“我同事小王问咱家闺女读初中了吧？说是不是初二？”我说咱闺女才四年级。”就这句话，父亲走到哪里都要重复一遍。我觉得父亲除了在夸奖女儿，更重要的是弥补了他和母亲内心深处不认识的遗憾。

我代母亲写信，直到1985年父亲病退回家。

◎杨宇涵

## 默默生香

我极爱古人的兴趣，赏花，诵诗，品茶，赏月，我样样都好。来了兴致，便披上长裳，在江南烟雨的小巷里，暗香浮动，摇曳生姿。

若有女子，对镜理红妆，纤纤素手，在胭脂盒里蘸取一点，拍在腮上，女子的脸立即艳若桃花。亦有女子着了艳妆，卸了艳妆。静夜无眠，守在花楼，香闺寒夜，数着窗外雨打芭蕉第几声？

帐里赏花

花的开谢，暗合着人世的枯荣。有幸目睹一朵野花的盛放和败落，所以更愿意用敬惜之心去对待。将自己看做花匠，知道这些花需要怎样的照顾和理解，这种行为本就是爱宠。细心的将它们种下，与之对话，更期待看到花蕊中的真相，美好的，残忍的。

在这里时间开始稀薄，时空爱恨的界限开始模糊，人也逐渐散去，留下的只有水中的倒影，花径里的余香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，赏心乐事谁家院。花总开在人生的罅隙里，边缘上，拘束的，自在的，繁盛的，寥落的。

林中诵诗

多少诗句，宛若三月春风里纷纷飘散的花种，有着各自的宿命因缘，落入不同的心田，开出不同的花。少女行走花间，也曾牵动春心，男子秉烛赏花，照见的也是自身苦寒。心如野马，执念成劫，诗词与你我间应视之为修身之道，而非炫身小技，不可耽于风花雪月，沾沾自喜。君以文字为舟筏，求渡彼岸，看岸上鲜衣怒马，风流情仇都成过眼云烟。

诗中情，诗中意，绘出一道道风流，道出人长久的沉默和偶尔的清醒。有时候是暗红尘霎雪亮，有时候是热春光一片冰凉。生是虚妄，跋涉无人之境，源自虚空，终要重回虚空。你看这些轮回了千年的诗句。至今还在无我无他的传承。

庭外品茶

斟一杯热茶，看水汽在空中翻腾，抿一小口，微苦。茶的味在牙缝中缠绕，亲身走进茶园，采一片新鲜的茶叶，茶的苦变成茶的清，恋在鼻间。寻一个白瓷杯，上有牡丹花图案，古朴，却又显新意。深秋，万花凋落，百草枯黄。采不到新茶，觅不到清味。便将了白瓷杯洗了去。手指上留下的，还是那茶的味，长长久久。

味蕾的承接原是错综纠缠的脉络，树根似的，盘结而下，当我们触摸到源头时，便懂得茶文化还有另一个名字，叫厚重。生活的百味，被一饮而尽。

镜后赏月

是啊，无论身在何方，我最先寻找的必定是月亮，寻着了，便静静欢喜。我从不用月叹人事变迁，只是静静看着它阴晴圆缺。我从千里奔波，去找更圆的月，就在家旁的池塘边，每晚都看上一眼，入睡前，脑子里都是今天的月。

我儿时想过自己是着红僧衣的僧侣，走在那花前，走在那月下。月亮向我微笑致意，花儿向我点头示好。我也在心里念叨着“一花一世界，一月一菩提。”此景，甚美。家乡的小路旁。满目秋的衰败，一撮光被挂在黑幕上，清冷的家乡立刻有了温度，我静静站在那儿，仰望那撮光，直到脖子酸。

尘缘相误，流年偷换。愿有无数黄昏供我赏花；愿有无数清晨供我诵诗；愿有无数晌午供我品茶；愿有明月供我赏月。

时光大度，宽容。足够一株蔓草，默默生香。足够几个爱好，奕奕生辉。

父母亲现已八十有余，二老身体硬朗，居住在弟弟买的新房子里，弟弟给他们配了手机，老两口没事的时候，就喜欢提年轻时时候的陈谷子烂芝麻，时常说到年轻时候的通信，说到不高兴处偶尔“吵吵架”。有时候母亲为了帮助我们姐弟四人带孩子，和父亲暂时分开，母亲总是打电话给父亲，告诉他在家里吃什么饭，穿什么衣服。父亲说：“你放心，我知道。”但有时候，被母亲照顾习惯的父亲也吹胡子瞪眼地来一句生气的話：“你就在那边过好日子吧，不要回来了。”每逢这时，母亲总是说：“我得回去，你爸在家一定是没有吃早饭。”

看着耄耋之年的二老还能斗嘴，我们打心眼里感到幸福。我对弟弟说：“不如教他们玩微信吧，让他俩对着视频‘吵架’。”话音刚落，全家人都笑开了花。

在父母金婚纪念日，弟弟专门请摄影师到家里来给他俩拍照片。母亲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却迟迟不出来。过了许久，母亲手捧一个蓝底白色碎花的布包走出来，对大家说：“照什么金婚银婚照，一起合个影得了。”说完，她拉着我的手，把布包交到我手上说：“闺女，替我收好！”

揭开层裹紧的布包，看到一沓陈旧的信封，其中有我稚嫩的笔迹，不由得鼻子一酸，泪水刷地漫过面颊，回转头去，看到父母眼里盛满幸福的光芒。